紅樓復夢/09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九十一回　孟瑞麟草堂花燭　祝夢玉果擲新郎

下一回▶

話說孟瑞麟趕出門外，見有多少人攔住，他舉棍當頭向那人就打。那人將身一閃拔出劍來，兩人一場好殺。原來這人不是別人，就是松壽領著家丁一路尋來。剛到這裡，雪風中聞著梅花沁鼻，抬頭見那邊籬外橫著一樹梅花，口中贊道：「寶姐姐真是神見！」正要找人問信，只見四五個凶徒各持刀斧，打進門去。松壽領家丁趕忙過來要問緣故，腳未站定，裡面已打了出來。孟瑞麟見賊人甚多，因此殺將起來。松壽見這姑娘棍法精熟，越戰越勇，心中暗暗稱奇。孟瑞麟亦很贊，「好個少年英勇強盜！」兩人戰有五十餘合，松壽將棍格開，叫道：

「且住！」孟瑞麟收棍站住。

松壽道：「我到此處來找兄弟，剛到這裡，正遇你打出人來，我命家丁替你將人拿住。你並不問個清紅皂白，舉棍就打，你這姑娘忒過於性急。」孟瑞麟聽說，自家也覺好笑，問道：「依你說不是強盜。」松壽笑道：「你瞧我像強盜不像？」瑞麟抿著嘴兒笑道：「你找什麼兄弟？」松壽道：「就是鎮江祝夢玉。」瑞麟轉身就走，用棍招道：「在這裡面。」松壽大喜，跟進柴門，叫道：「夢玉在那兒？」裡面應道：「壽哥快來！」松壽趕進小屋，見夢玉披氈高坐，真是得了活寶。兄弟兩個隔世重逢，喜從天降。眾家人、小子進來磕頭請安，一個個喜的手舞足蹈，問松壽道：「大爺怎麼知道玉大爺在

這兒？真是一件活奇事！」松壽笑道：「自有緣故，慢慢再說。你們先著兩個到座船通信，取了玉大爺衣服靴帽來。」眾家人、小子歡喜答應出去。

松壽請劉大奶奶、孟大姑娘出來拜謝，瑞麟躲住不肯出來。

劉大奶奶問了松壽來歷，知是節度公子，十分欽敬，彼此讓坐。

夢玉歡喜之至，說道：「嫂子，我有一句話要同你商量，真是天大的一件美事！我這壽哥，同這兒的姐姐同年，也是二十二歲，立志要娶一個才貌雙全，武藝出眾的奶奶。因此，父母吩咐，令其自擇。剛才他很贊瑞姐姐武藝人材，十分佩服。我同嫂子兩人做媒，成合這件天賜姻緣，豈不是天大的一件美事！」

劉大奶奶笑道：「真是天賜姻緣，應了他父親的神數。但大妹妹性情古怪，須他自家作主。我將你的話同他商量，看他怎麼說。」夢玉點頭。

劉大奶奶進去了一會，笑嘻嘻出來說道：「事倒有商量，他說江湖上人心難測，變態多端。看你們雖不像騙子、強盜，但你說是下江落水，他何以又知道是在這裡，令人可疑。因此你兩人說話尚難憑信。姑娘們終身大事非同兒戲。他說必得你們領兵叔叔、姐姐到來，方能遵命。」松壽贊道：「所見甚是，原該如此辦法。」立刻就差兩個精細心腹家人對他說知詳細，趕著去見祝二老爺同寶姑奶奶，明日請到這裡相會；又差家丁往營汛各處借馬，明早備用，各家人分頭去辦。松壽命將剛才拿住五個白晝行劫強盜，送交地方衙門究辦。劉大奶奶姑嫂看此光景十分歡喜，備出內外上下酒飯。

夢玉說起不知那人怎樣救出水來，背回家去，被他老婆打罵一頓，關門進去，連謝也沒有致謝一聲。松壽笑道：「不是那老婆凶狠，咱們那有這樣奇遇。明日定要找著謝他才是。」弟兄兩個彼此說笑，不覺飲至月上梅梢，寒香滿屋，更外清越。

大船上家人送鋪蓋衣服來，說道：「寶姑奶奶同祝二老爺明日一早上來；連夜差人到這兒紮起兩座大營，給太爺預備喜酒。」

松壽歎道：「寶姐神算，令人難測。」將錦囊之事對夢玉眾人說知。家將們一齊驚喜道：「寶姑娘竟有孔明本領，何懼那幾個(以下刪節1字)賊！」從此軍中都知寶釵神機妙算，不讓諸葛。這是後話。

且說眾人度過一宵，次日天晴日出，弟兄梳洗完畢，更了冠服。聽著大炮喧天，總領們俱已全到，見珍珠、寶書二人戎裝而至。姐妹相見大喜，對夢玉道：「祖宗！你這一跳不打緊，幾乎要了幾百人的命！這是何苦來呢？不是總領知會各營，你今日要想個親人見面，也就費事。」夢玉一面笑著請劉大奶奶出來相見，說明這兩人是誰，同進去見瑞姐姐。三人來至後面，珍珠、寶書見瑞麟很像舊雨重逢，十分相契。正在依依敘談，聽說總領已到，趕忙出去迎接。

寶釵帶著桂堂同眾姐妹俱到，向著夢玉笑道：「你這月老做的駭人，比四姐姐水晶宮又是一番風景。」夢玉將下水後不知怎麼救起，那老婆不許進去，走到這裡，有此奇遇的話說了一遍，寶釵們甚為贊歎。走進堂屋，見姑嫂迎接出來，彼此相見，親愛非常。珍珠道：「聲音笑貌，與尤三姐姐毫一無二。原是會中人，怨不得見面就這樣親熱。」寶釵拉著瑞麟說道：

「妹妹是我會中人，生前大有緣分。今既相逢，豈肯相舍。我松大兄弟是侯門貴胄，年少英雄。妹妹本領才貌與大兄弟真是一對良配。玉兄弟江流至此，這是天賜姻緣，使之作合。我請祝二叔叔作主婚，我們弟兄姐妹都是冰人，妹妹不可再卻。」

瑞麟含羞應道：「謹遵姐姐之命。村中難備採輿，不若就在大營，以戎裝合巹，也是英雄佳話。」寶釵們一齊大贊，都說所見甚是。命珍珠、寶書、佩金各湊戎服冠帶，令姑娘、媳婦們伺候裝束。

瑞麟將姑娘、劉老爺請過來告知出嫁之事。不多一會，眾人見外面走進一老丈，約有七十多歲年紀。高鼻方瞳，白鬚盈尺，足下氈鞋，身穿古銅厚絮道袍，手執古藤藜杖，像個神仙模樣。緩步走至堂前，用手向眾人一拱道：「恕老朽不能為禮。」眾人見他儀表非凡，絕不像村墟鄉老，不敢待慢，趕忙見禮。

松壽問道：「老丈尊姓，今年高壽幾何？」老丈笑道：「還有幾位女將軍等我見過，我再奉聞。」

夢玉知會寶釵們出來見禮，分賓坐下。老丈問道：「那一位是夢玉祝世兄？」眾人見他問的甚奇，大為驚異。夢玉忙答道：「晚輩就是祝夢玉。」那老丈點頭道：「天上石麟，果然不錯。老夫劉隱，與尊公係會榜同年，致仕歸田已十餘年矣。」

夢玉驚道：「原來是道庵年伯，真是失敬！」忙一齊下來，重又行禮，讓之上坐。劉道庵問道：「那一位是松公子？那一個是桂世兄？那位是賈寶玉夫人？」夢玉挨次指點。

劉道庵對寶釵道：「我由翰林改入部曹，與尊翁同在一司，最為相得。到榮府常見寶玉，我就說此子斷非凡品。誰知鄉榜捷後，棄家而去，可見神仙不是凡人做的。後來尊翁得了外任，桂廉夫以候補部曹就得了這缺。因此我與廉夫又是數年知好。

松節度我在祝年兄宅中見過數次，看他器宇非凡，知其爵位後福不可限量。老夫自歸田以後，正所謂隔斷紅塵，不知魏音。

犬子愚拙，不令讀書，以販茶為業，稍尋子息，得敷數口衣食足矣。今早遇見賈二哥，舊時小子已成強壯家將，他還依稀相認，他將諸公之來細說我知。孟家姪女得配公子，真是天緣奇合，一對英雄嘉耦。我

怕聞音樂金鼓之聲，已與二三老友相約踏雪訪梅，命兒媳送去成禮足矣。今與數十年老友後人相見一面，天工之巧令人難測。」口中連說：「奇怪！」竟往外揚長而去。眾人不敢款留，送至門口。劉道庵回頭一笑，扶杖緩步度過林中。

寶釵歎道：「誰知此處又是一幅桃源圖畫！壽兄弟先至大營等候，咱們伴著新人同來。劉大嫂子不會騎馬，將軍中亮轎抬來迎接。」松壽答應，先回營去料理。孟瑞麟只將自身箱盒及祖傳得意軍器盡行帶去外，其餘一概衣箱什物房產盡送了劉大奶奶，謝他幾年照看之情。姑嫂兩個拜哭一番。眾人見孟姑娘裝束起來與珍珠、寶書們不差上下。寶釵命兩個丫頭、媳婦送劉大奶奶先往大營，知會劉府上差人來管房屋。家將們擺齊隊伍。寶釵、瑞麟兩人並馬，張著紅傘，珍珠們左右圍住。夢玉見瑞麟金冠繡甲，錦帶佩劍，越顯的十分標緻。來到大營，請祝筠主婚，酹酒奠雁，奏起軍中鼓樂。松壽銀冠銀甲，披掛整齊。夫妻兩個戎裝交拜，成了大禮。拜謝過寶釵同祝觀察、劉大奶奶。接著眾人道喜，十分熱鬧，就在營中擺設喜筵。

夢玉見天色尚早，回過寶釵，同松壽、桂堂、寶書、佩金去尋那救命之人，「他白救我出水，倒被老婆狠打一頓，未免過於委屈。」寶釵道：「不是他狠打，那有咱們這樣奇遇。壽兄弟也該謝他老婆才是。」兄弟姐妹走出營門，騎上牲口，帶了幾個家將，

依著方向一路尋去。

夢玉認得那座樹林，來到門前，令家將上去叫門，裡面有人答應，開出門來是三十多歲男子，粗眉小目，臉上青紅相間。

夢玉昨日雖被背來，卻沒有見他是個什麼臉嘴。問道：「昨日我掉下江去，被人救起背回家來，可就是你？因沒有問得姓名，今日我來奉報。」那人搖手道：「罷了！我的老祖宗！我叫烏八。昨日在江口打魚，誰知你躺在網裡，被我拉了起來，見面色尚有生氣，趕忙相救，吐掉些水，果然透出聲來。我原要背你回來調養安當，送你回去。誰知被我女人不問緣故，一路狠打。這不是為你，臉上帶了這些傷。」

烏八正在說話，侯氏出來問道：「你同誰說話？」烏八忙應道：「就是昨日背來的那位相公。」侯氏道：「何如？我知他一定要來找你。我捨著這條命兒，同他乾了罷。」怒衝衝跑出門外，抬頭瞧見眾人，駭了一跳，趕忙退進門內，問道：

「你們是那兒來的？找他幹什麼？」夢玉將昨日蒙他救起，今日特來相謝的緣故說了一遍。侯氏搖手道：「相公，他見你生的俊，才背了回來。若是長的丑，有鬍子的，他早推下了江去。

你說他是個什麼好人嗎？」松壽們不禁哈哈大笑。夢玉道：「嫂子過於將他說的什麼，到底是他救我出水，不可不報。」吩咐將禮送了過去。侯氏見一大盤尺頭，又是十個元寶。家將們道：「快些收了進去。」侯氏嚇了一跳，將眾人看了幾眼，說道：「相公，你們到底是做什麼買賣的？銀子來這樣潑撒。咱是清白良民，從不幹那道兒，明日鬧出來是不當玩的。」佩金笑道：「咱們大爺身價不止這幾個錢。這也算不了什麼，你全收了進去。若要問咱們名兒姓兒，做什麼買賣，只要叫你烏大爺打這兒向南去，見有熱鬧地方探聽全就知道。」夫妻兩個驚喜交加，各端進去商量腳禮。耽擱了好一會，拿著盤子出來，人影兒也無一個，不知去向。侯氏命烏八拿著兩盤前去送還，探聽消息。後來知其詳細，十分歡喜。此事交過不提。

松壽等回營說知其事，寶釵們甚覺好笑。當晚喜筵散後，松壽、瑞麟就在帳中成了百年美事，兩人魚水之樂更難言其妙境。次早送劉大奶奶回去，寶釵備了好些彩緞、金銀，差媳婦們親自送到劉宅。劉大奶奶同眾人依依不捨，灑淚而別。寶釵們起營回船，只消一帆順風，放過江去。松壽領新媳婦先回公館，拜見婆婆。莊夫人見媳婦甚好，十

分中意。彩芝姑嫂見面，亦甚相得。

此時，水仙姑娘已做了松節度的側室，家中一切內外事務，俱是水仙一人專主。連日料理彩姑娘完姻喜事俱已妥貼，又領著丫頭、媳婦們將行裝也收拾明白。今日見新大奶奶麻利能乾，心中亦很歡喜，問松壽道：「咱們還是會過親再擇吉日，還是擇了日再會新親？」松壽道：「寶姐姐昨日說過，明日是黃道上吉日，擇定寅時拜堂。咱們備執事轎馬去接姑爺，他們攏共攏兒送來，熱鬧一天。讓咱們請兩天客，第四天上姑爺、姑娘起身回南，咱們開船上任。」水仙道：「話雖很是，亦有點兒為難。來的新親全是自家人，倒很不要緊；倒是滿城大小文武各官，內外俱到，難以擺酒，彼此不便。我想出個主意，不如借了洪家花園，到那兒做親請客。那園子很體面乾淨，房屋又多，進去三五百人不很見面。就是做親這一日，將內外客全行一請，不省了些事。那兒鋪墊全有，咱們只將姑娘的妝奩、行李搬去，其餘東西全搬上船去，說走就走。」松壽喜的大樂，忙差家人用節度名帖去借洪園，說小姐做親緣故。

水仙來與彩芝說明其事。彩芝正因公館住房黑暗，悶出病來；聽說十分歡喜，連忙應允。水仙立刻差妥當丫頭、媳婦將彩姑娘房中所有箱櫃牀帳全行

搬到洪園。自家押著妝奩親往園中料理新房，因想起裡面有幾百竿湘竹，圍著幾間竹閣，精雅非凡。將竹閣做了新人洞房，真是投其所好。主意已定，吩咐照辦。又擇了幾處，是四品以上各位夫人一處；五品以下各位命婦一處；新親一處。外面也是分開筵宴，各無關礙。料理分派已定，差人去請夫人、小姐。不一會松壽夫妻同著母親、妹子來到洪園，此時殘雪未消，樹竹亭台，別具一種風景。當晚是莊夫人給女兒暖妝，又是款待新婦，在內花廳開筵演戲，連水仙二夫人一共五席，唱的是全本《牡丹亭》。燈燭輝煌，笙歌達旦。

次日早間，彩芝開臉、冠帶已畢，拜辭祖宗，拜謝父母、兄嫂、庶母，彼此

掩面大哭，甚為悲切。松壽出去料理，用節度文武全執事，八人大轎去接姑爺，連下三道請帖。又另差人請親家太爺、賈姑太太並各位新親爺們、太太，俱是三道莊啟請帖。親家們剛要上轎，松府家人送到新親的上轎禮。祝筠同寶釵每人是十六樣水禮，二十四色表禮。各位太太同桂大爺每位八色水禮，十色表禮。另有白銀五百兩，賞跟隨姑爺過去的家人、小子、姑娘、嫂子們的喜錢。祝筠同寶釵商量，每人酌收一兩件，餘禮璧謝，重賞來使。命將喜錢收下，賞給男女家人，各去分用。

諸已完結，祝觀察坐上四人大轎，全副執事，鳴鑼開道，先往洪園而去。後面就是寶釵，也是四人大轎，用四十名家將騎著對馬，只用一柄紅傘。轎前是桂堂騎著領馬，珍珠眾姐妹俱騎牲口，領著姑娘、嫂子們一大陣圍在轎後，真是威武又且體面。

滿街男婦都說自出娘胎沒有見過這樣熱鬧。那打執事的小夫笑道：「這才去了一半，熱鬧還在後面呢！」眾人聽說，都站著要看後面是個怎樣熱鬧。

祝筠先到洪園，松府家人在路旁跪接。轎中遞過喜茶，一連三次。剛到大門，松壽攔輿打恭迎接。祝筠忙至門內下轎，松壽連打兩恭，遞過迎門喜酒。一路鼓樂直至花廳，松壽行了親家大禮，連遞五道喜茶。祝筠進去見了莊夫人，表叔嫂別有多年，相見甚為親熱。道喜之外，不能談及家務。此時大小文武各官早已到齊。內中多半是祝府同年，賈、桂兩家世誼，還有些遠親舊友。聽見祝筠在新房下來，都趕著請去相會，將個祝筠一會兒應酬不暇。裡面是荊、朱兩位姨娘不會騎馬，坐轎先到。松大太太同水仙都是向來見過的。

正在熱鬧，接著寶釵們到了，大炮喧天，鼓樂齊奏。莊夫人領著媳婦一路迎接出來。松大爺在外相迎，直抬到花廳下轎。

松太太久慕寶釵十分情切，水仙們念之更甚，今日相見，竟像是舊雨重逢一樣，異常親熱。寶釵領著眾姐妹到花廳拜見，各行大禮。對莊夫人將姐妹各指名姓，又與水仙拜見，彼此俱道想念之意。拜畢之後，讓坐遞茶，甚為恭敬。汝湘同姨媽分外親熱，娘兒們略說幾句，松壽同著桂堂進來請安道喜。莊夫人拉著手兒笑道：「懷抱時，見你玉人兒的一個孩子，轉眼二十年，長成這樣好人材。我聽說勇冠三軍，將來同壽哥兒掙些汗馬功勞，也是有趣。」桂堂答應，松壽同出外面陪客。那來道喜的夫人、命婦們聽說賈府的寶二奶奶同祝府的奶奶們來了，都要見面敘親道友，論年誼，說世輩，將寶釵姐妹們四面分開，不由松太太作主，各去敘談。

外面吉時將近，用節度的文武全執事，八人大轎。兩班馬上細樂，三班步下鼓樂。二十四對簪花披紅馬上提燈，四十對紅紗宮燈，十六對明角燈是松府小子提在轎前，又是提爐，又是轎前細樂。自從頭鑼起至後擁上，擺有三里多路，十分整齊。

又是文武大人、各差官帶領人役將全執事去迎接姑爺，更外熱鬧。驚動滿城男女，

比看會又多。

轎馬執事來到座船，松府家人先送上姑爺升轎禮盤，齊到船中磕頭道喜。夢玉道：「你們幾個不是上一磨兒跟著老爺在我家住過幾天嗎？」眾家人道：「不但跟著老爺在姑爺宅裡住了幾天，還跟著姑爺在平山堂給一個什麼姓林的姑娘上墳添土，叫奴才們鬧了一身大汗，髒了兩件衣服。」夢玉不覺大笑，說道：「有功！橫豎我總要給你們酬勞。因那年我到家就是老太太生日，趕過了生日，我上金陵給賈太太趕修房屋。你們就跟著老爺到任。等著咱們再說。」家人們道：「時候不早，請姑爺就上轎罷！」夢玉點頭，吩咐伺候。只聽岸上人喊馬嘶，很像教場中操演一樣。此時又添上祝尚書、賈府榮國公兩處全執事，提燈鼓樂，又是八十名家將全披紅擺隊。

夢玉上岸升轎，並看不見山川土地，一望盡是人的眼睛。

好容易抬上大街，兩旁人如潮湧，擠到轎前來看新郎。人人喝采，贊不絕口。那執事彭樂馬道擺有五里多路，慢慢走去。夢玉坐在轎中，很覺氣悶，恨不能一步跳到。心中正在發煩，忽然擠過幾百婦人女子，圍著轎子要看姑爺，無不誇贊，看之不已。夢玉見這些婦女老少好醜不一。內中有個青年婦人，生的很有豐致，手中拿著個朱皮大桔，遞與夢玉。夢玉不忍拂他美意，趕忙接在手中，向他點頭笑謝，將朱桔在鼻邊聞了幾聞，那婦人心中大喜。誰知那些

堂客們瞧見，人人都要送一個朱桔，登時將市上兩擔朱桔搶買一光。正是賣桔人遇著祝大爺，都是交運。夢玉起初還用手接，後來身上盡是朱桔，連手也舉不起來。眾婦女見姑父不接，只好丟進轎來。幸而轎身寬大，朱桔如雨點一樣飛了進來。

不多一會，將個新姑爺竟用朱桔砌在中間，夢玉只是不住大笑。

那些家人、差役、兵丁因是姑爺喜事，又是婦女們，不便趕打，只可遠遠吆喝。八名轎夫押的十分沉重，嚷道：「眾位太太們要送姑爺的果子，到公館去送才是個禮，也沒有在半道兒上丟在轎裡。咱們是抬姑爺去成親，並不是給你們抬果子的。」眾婦女笑作一堆讓開，八名轎夫算得了命，顧不得轎子沉重，放開腿抬著飛跑，說道：「快些走罷，再被奶奶們纏住，今日就別想抬到公館。」

眾家人們擁著執事人馬趕走，聽著前面連聲大炮，已到洪園。此時各位大人都知新

姑爺被婦女們圍住送果，彼此笑道：

「潘郎擲果，得此又多一件風流典故矣！」眾人報說姑爺已到，大轎抬到拜堂的正廳。各官們俱要看拜堂，兩邊坐滿。夫人、命婦聽說姑爺已到，同著寶釵們到屏後來看新郎。只見大轎內紅光現現，砌滿都是朱桔。內外笑聲不絕，都說真是一件風流佳話。寶釵姐妹甚覺好笑。

有新節度單大人的夫人說道：「姑爺帶來喜果，最為吉利。況且又是桔子，名色更佳。咱們眾人都帶幾個回去，沾兩新人的喜氣。」內中有好些夫人、命婦、太太、奶奶們望子心切，聽見單夫人這句話，竟像得了仙丹一樣，忙各差丫頭、媳婦、姑娘們往姑爺轎裡去取幾個帶回去。夢玉轎前擠滿是人，爭搶喜果，各人多少不一，叫喊嘻笑之聲盈耳。

內有一個上年紀的老媽，想著主人十分望子，必得新郎身下桔子一個，吃了一准有喜。正是報主之心甚切，使勁推開眾人，半身擠入轎門，見桔子已被人搶個乾淨。他將昏花兩眼定晴細看，見姑爺下面懷裡尚有通紅一堆。老媽心中歡喜，伸開五指一把抓住。夢玉嚇了一跳，見這老媽將下身緊緊抓住。夢玉按著他手，說道：「媽媽你放手！我給你兩個好的。」那老媽道：「我只要姑爺的這兩個！」夢玉又不便對他說這緣故，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。寶釵忙命佩金過去說令他莊重。佩金走到轎前說道：「兄弟你又來傻了，寶姐姐說你今日做新姑爺，叫人瞧著像個什麼樣兒？」夢玉笑的搖頭道：「姐姐你拿耳朵來，我對你說句話。」佩金附耳過去，聽夢玉說了兩句，佩金抿著嘴兒笑的要死，在夢玉後面摸著兩個朱桔對著那老媽耳邊說道：「媽媽你抓著姑爺衣服，不是果子。這兩個是姑爺懷裡最吉利的喜果，你拿去，別叫人知道。」老媽大喜，接著千包萬裹，恐被人搶去。他主人道喜回家，吃了這兩個桔子，果然有喜，後來連生二子。因感老媽懷桔之功，將他養老終身，以報其德。可見忠孝二字若果至誠，再無不感格之理。因當日人多忙亂，沒有記其姓氏，只稱之曰」老媽」而已，此事表過不提。

夢玉對佩金道：「姐姐等著讓我出來，別叫娘兒們再抓住著，可是不當玩的。」佩金對松壽道：「就請新郎出轎罷！」松壽吩咐賓相贊禮，前後奏起細樂。三請新郎出轎，站在花氈上又請過幾次。只聽見裡面仙音裊裊，是一班小子弟奏著細樂。

接著幾對姑娘們的紅紗宮燈，又是一對提爐，裡面異香撲鼻。

後面是一對花燭，四個體面後生家人媳婦，扶著新人款步出來。

寶釵們剛才俱未相見，看他身材光景與黛玉不差上下。兩新人站定，請主婚家長拜神奠雁。祝筠行禮已畢，請兩新人拜神交拜。

此時，內外男女無不歡喜，只有寶釵一人剛才倒不理論，這會瞅著他們兩個拜堂，只覺身上發起寒顫，手冷如冰，心口裡就如刀紮，正是十分難過。見香燈細樂送兩新人歸洞房，眾夫人們對寶釵道：「剛才沒有去看洞房，這會兒咱們同去。」寶釵勉強答應。讓新人們歸房撒帳諸事完畢，同夫人們來看洞房。見此處盡是修竹，位置天然，竹葉上殘雪未消，更顯出青翠可愛。依山亭閣，曲檻高低，另是一種天然風景。來到洞房門口，見是幾間竹閣，精雅非凡。寶釵越覺心中難過，進到閣中，有姑娘、媳婦們遞上洞房喜茶。寶釵剛接在手中，抬頭見上面一塊竹匾，寫著」瀟湘館」三字。寶釵心上一麻，手中銀鑲果茶杯掉了下地，身子有些支持不住，急忙走出閣來，趕到一座上亭上，不覺昏昏暈了過去。不知是誰救蘇過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